

守住灵魂的底线

□戚玉龙

记得我第一次读吴老的《风光风情说乌江》，还是八年前在龚滩古镇。后来为了系统地梳理他的史料，就去了重庆图书馆。

在重庆图书馆的过刊室，我第一次触摸到 1985 年 10 月《人民文学》刊物。在目录里找到了那篇《风光风情说乌江》，插图正好是吴老在龚滩画的一幅钢笔速写。

几年后，我第一次触摸到吴老的手稿，是在先生书房的阁楼上，我从一位藏家里割让过来的，也是花费了很多的功夫，成为如今吴冠中纪念馆展厅的镇馆之宝。

纪念馆开馆当天，我第一次触摸到吴老的毕生心血之作——《吴冠中全集》（十卷本），收录作品详实，浩瀚的艺术品集大成者，让我激动不已。我就在楼上的展厅，一本本摊开来查阅，终于找出了九幅作品，与龚滩相关，当然，还

有那篇《风光风情说乌江》，真是十全十美。

五月初，我在一家书店淘到一套《吴冠中文丛》（七卷本）。收录的史料详实而又系统，是吴老的思想著作全集，也是研究吴老的第一手珍贵文献。

在编辑此书时，吴老破例将尘封已久的师徒通信录打开，奉献出来，还亲自绘制了《吴冠中写生足迹示意图》。这些都是极为难得的。

梳理吴老的思想拓展和生活轨迹，这套书分为七个部分：横站生涯、文心画眼、足印、放眼看人、背影风格、短笛、老树年轮，从题目就可以看出，吴老的艺术风格和精神风骨，囊括了他毕生的艺术追求，像一位苦行僧，在路上直至生命终结，奋斗不止，追求不息。

吴老学养深厚，融会东西，融合古今，丰富的形象和精彩的语言，极具魅力，更有一种感召力！

吴老就是距离鲁迅最近的一位先生，在艺术界点亮了炬火。他在《文从短语》中，提到鲁迅的句子：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我似乎明白他在陋室写文作画时的从容，我更能理解他在路上写生时奋不顾身的执着追求，我当然也会在纪念馆楼上独自与他对话，说说我自己的坚守。

在酉阳留下足迹的，不止吴老一人，民盟先贤的身影，都曾出现在酉阳这片土地上，留下精神财富，影响深远，其中就有潘光旦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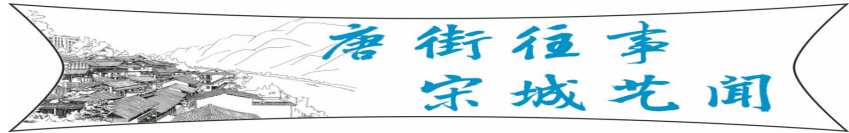
最近我在读潘光旦先生的作品《潘光旦：守住灵魂的底线》，读他，一窥灵魂世界的炽热，治学唯实，特立独行。从

他的文字中间，让我们守住灵魂的底线，在这喧嚣的世界里，他能够给予我们不苟且的坚定。

这也是这些年来，我独自坚守的底线。在吴老的影响下，我追溯到大先生的学古，追求他的俯首甘为，更追求他暗夜里读古书时的那份寂静深沉。

这也是我第一次，用民盟先贤的句子引用另一位民盟先贤来解读，对应了我时常引用的另一句话：民盟，使我在思想上永不休眠！这也是一位民盟大家所说，他就是著名作家梁晓声。

只有在思想上不休眠，才会守住精神底线，才会在龚滩，留住一方净土，为孩子们种梦。



月上树梢。冉川摄

掬一捧月光

□李小云

那年中秋的月光
汨汨地流淌着对祖父的思念
我们围坐在桌前
父亲一边喝着酒
一边把他和祖父的故事
讲述成一场千古绝唱

今夜那轮明月依旧皎洁
可颤动的笔尖上那壶月光酿
只能在星空中独自芬芳
我虔诚地掬起一捧月光
恭敬地放进父亲遗像前的酒罇
月光薄凉酒罇宽
始终盛不满

总想给父亲掬一捧月光
在每一个有月的夜晚

去马鞍山住一段日子

□倪金才

我决定到马鞍山去
住一段日子，然后下来
刚好避开六月的暑气

我决定带上一把砍刀
带上足够的粮食和水
在山顶背阴的地方
随便辟一块空地
用砍下的树木和割下的草
动手搭一个草棚

我就住在草棚里
每天天不亮就起来
在山顶看日出
每天晚上，靠着一棵大树
呆到繁星满天，夜色归为沉寂
才把自己放进草绿色的梦里

白天什么也不干
躲在草棚里看最古老的诗集
读最难懂的佛经
随便借植物识别软件
研究研究马鞍山的花草
偶尔站在山顶的大石头上
山风轻拂，阵阵松涛
渐渐平息了我骚动的心

家乡的松山

□小河镇中心小学校四年级 1 班冉宇鹏

星期天，我在我的家乡，游家乡的松山。

刚入松山，就看见一条溪流，顺着松山往下流，溪流撞到石头时，溅起的朵朵浪花儿，就像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珍珠，洒落了一地。溪流的两岸，还有各式各样的花儿，油桐、映山红、百合……它们五颜六色，姿态不一，美丽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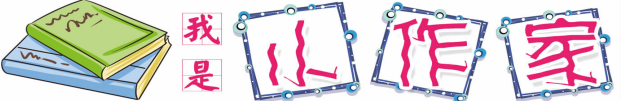
再往里走，松山开始有些阴森。这儿黑黑的，那儿黑黑的，地上铺着层层叠叠、软绵绵的树叶，小心翼翼踩上去，脚下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使人心中有些害怕。

走进松山最深处，这里黑漆漆一片，仿佛连空气也是黑色的。在这样的地方，我找到了溪流的来路，原来是从山顶悬崖上流下来的。

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再往上走，就来到了山顶。山顶与山下截然不同，山下的松树多得数不清，而山顶上却没有几棵，反倒是花花草草更多。在山顶的中心有一座房子，那就是我的老屋。山顶还有很多小动物，如松鼠、兔子、蚂蚁，时不时还会有几只小蜜蜂勤劳地采花蜜，她们把蜂蜜酿在我家的蜂桶里，每次回老家，我都能尝到香甜的蜂蜜。有时还能像熊大熊二那样在松林里捡拾鸡蛋一样的松果和小伞一样的蘑菇……

这难道不是最美丽的一座松山吗？

指导教师黄小梅点评：此文描写了大山里的美丽，说明小作者热爱大自然，并且内心充满阳光。在写作上做到了按一定顺序描写，同时语言优美，用词生动活泼，是一篇非常精彩的小作文。



主办：县融媒体中心 县作家协会

希望

赵伦德摄

第 990 期



走到康定

□黄英

因为一首歌，喜欢一座城。

“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哟，端端溜溜的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哟……”当初听到这首朗朗上口的歌时，我就想，这么神秘、浪漫、美丽的地方，能去看看该多好啊！

年轻时的梦，总会在不经意间梦圆。一年暑假，我和几个趣味相投的朋友说走就走，自驾游川藏线，第一站就是康定。

从城外看，康定城不大，一排浓郁的藏式风情建筑，隐隐约约透着一股神秘色彩，引诱着我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去探个究竟。

城中，一条河流翻着白浪，“哗哗”地向前流去，显得有些着急。这就是著名的折多河，她穿城而过，把康定城一分为二。河两岸的杨柳垂下千条万条的绿丝绦，一阵风吹来，柳梢在翻涌的水面上荡来荡去，像蜻蜓点水，又像爱人

之间的亲吻。

蓝天白云下，那捡松脂的藏族朵洛姑娘呀，像云一样缥缈和美丽；那骑着马儿赶着牛羊的翩翩少年呀，一路追随。

康定位于四川省西部，甘孜藏族自治州东部，平均海拔 2500～3000 米。我们在康定城里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出发上山，茫茫的高原，让我们见证了什么叫辽阔壮观，感受了“一山有四季，

十里不同天”之说。还好，我一点高原反应都没有，一路感到稀奇，兴奋地东张西望，想把祖国的大好河山尽收眼底。在海拔 4448 米的红拉山，几个车友都小心翼翼，唯独我呼啦啦地跑上跑下。

路边随处可见用石头堆砌的佛祖，还能远远看到山顶随风飞舞的经幡和白雪皑皑的神山……它们都是藏族同胞们心中坚定不移的信仰。

大山深处闻乡话

□曾常

木叶乡大坂营村小咸井（小地名）至今仍有部分百姓能讲一口流利的土语，这种土语在酉阳分布极少，当地人称之为“阔兄瓦”（说乡话）……

下村走访的意外发现

“尼扯胆拉寇”（你走哪里去？）、“鸣寇唠唠卡”（我去捞柴）、“唠叨翁”（慢慢走）、“咬究”（眼睛）、“丢柳”（猪肉）……

如果没有注解，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些语言是什么意思。2022 年 2 月，木叶乡人大主席张超在小咸井走访时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当时有个当地老人说了几句话，硬是一句都没听懂。通过别人介绍，我才知道原来说的是土话。”这次交流使

张超对这种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大量走访了解，木叶乡除了大坂营村，学堂村也还有少数人会讲这种土语。“现在说得比较熟练的还有 3 人，其他人只会少量单词。”

潘光旦的特别交流

1957 年 1 月，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潘光旦以全国政协民族工作组组长的身份到酉阳考察时，就专门与当时兴隆区小咸乡支书李盛昌作了交流。

“当时是专门把我父亲他们请到酉阳县城来，听他们说当地话，并介绍了这些话的由来。”李盛昌后人李仕清回忆说，木叶乡会讲土语的主要是李姓家

族和梁姓家族，也就是这个原因，把两姓族人确定为少数民族。

后来在与潘光旦同行的张祖道撰写的《1956，潘光旦调查行脚》中也特别记述到这件事：“兴隆区小寒（咸）乡支书李盛昌谈，本县如小寒（咸）乡等尚有少数人能讲‘土’语，小孩尚用‘土’语骂人。”

专家鉴定 小咸土语为瓦乡话

李盛昌口中的土语，小咸人称之为“阔兄瓦”。起初，当地人也自称是“土家语”“乡话”，这让张超感到十分疑惑。为此，今年 5 月中旬，他专门邀请县文化

馆专家前往鉴定。

“这种话实际是瓦乡话，由于长期